

山河逸響

张德恒 著

民國山西琴人傳

劉瑞英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山河逸響

张德恒 著

民國山西琴人傳

劉毓慶題



琴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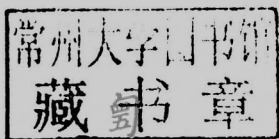
琴

琴

琴

琴

琴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序一

月前，得到负笈山西的学者张德恒先生的著作《民国山西琴人传》的印刷稿，仔细阅读，实为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琴学史著作。山西元音琴社是20世纪中国较早创办的琴社，亦是近代山西创办的第一个古琴社团。我的祖辈顾卓群，父辈顾梅羹、顾国屏也在元音琴社留下了足迹。元音琴社的成立，为当时从全国聚集山西的古琴先辈提供了广阔平台并为山西琴坛振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琴社的创立，在山西古琴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深远的里程碑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民国时期的山西琴人皆与元音琴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元音琴人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占民国山西琴人的绝大多数。本书作者张德恒先生用纪传体的形式，以元音琴社为主线，全面地、历时性地展现了山西元音琴社近百年的历史发展状况，为民国山西二十六位前辈琴家，一一立传。张先生还在其著作中对七十五位生平不详的民国山西琴坛先辈有所记述，这都为今后琴坛有识之士开展进一步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书在对元音琴社的发展演变进行探查、梳理的同时也为我们表呈再现了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琴艺发展的全幅风貌。

纵观整部著作，作者遵循学术规范，尊重历史文稿内容，客观分析多种资料，对史实资料无不一一进行调研判断，看得出作者对此书的撰著是倾注了一番心血的。这种耐得住寂寞的严谨的治学精神也是值得钦佩的。这种不想象、不推测，秉笔直书、言必有据地记述琴人的琴学历程，不误导后人并为我们留下真实琴人形象的笔法是一种对历史负责的表现。

在张德恒先生的著作《民国山西琴人传》行将付梓之际，又欣闻在2013年谷雨时节，经元音琴社再传弟子、山西古琴前辈、著名古琴艺术家李庆中先生及其弟子南林旺等先生的倡导和不懈努力，具有近百年历史、在现代古琴发展史上占据重要

地位的元音琴社得以复社，真是可喜可贺，双喜临门。祝愿琴社越办越好，不断取得可喜成就，为弘扬三晋琴学继续贡献力量。欢喜赞叹这么多有识之士投身于三晋古琴事业的发展中，我深信，晋地古琴艺术的传承发展必将续写新的辉煌。

顾泽长

2015 年 10 月于沈阳音乐学院寓所

序二

由我为此书作一序言，德恒先生早有此意，我则一再推辞，一想再想，只因一直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完成这个任务，但最终还是经不住德恒先生的多次诚邀。于我而言，为此书作序既是义务，更是沉甸甸的责任。

古琴是汉民族最古老的弦乐器，是我国传统文化之瑰宝，它以历史久远、内涵丰富和影响深巨为世人所珍视。山西是古琴的故乡，无论是始作琴的神农，还是与古琴因缘甚深的尧、舜，皆为山右先贤，还有春秋时期著名乐圣师旷，闻名山右、光耀华夏。

1920年，山西雅乐勃然振兴，这一年泛川派古琴大家顾卓群入晋传琴，仲春之际，山西元音琴社创立，为三晋雅乐之振兴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1921年，阎锡山提倡振兴雅乐，彭祉卿、杨友三、沈伯重、顾梅羹四位著名琴家入晋传琴，育才馆开雅乐班、国民师范开雅乐专修科，开始了大规模、成系统的古琴教育，同时元音琴社也不断培养古琴人才，育才馆、国民师范、元音琴社，三管齐下，为三晋雅乐的振兴培养众多人才，居功至伟。1922年，一代古琴宗师杨时百入晋传琴，将三晋琴事推向巅峰之境。

世事沧桑，百年弹指。目下的山右，古琴文化再度兴起。抚今追昔，不能忘记民国三晋琴人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正是他们为今日山西雅乐的复兴播下了火种，深植了根脉。可惜的是，在古琴类书籍叠床架屋的今天，尚无一部记述、阐扬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的著作。张德恒先生有感于此，撰著了《民国山西琴人传》一书，初步填补了这个空白，这既是山西文化界的一件盛事，也是山右琴学走向繁荣的一个表征。

为此书作序，不能不激起我对已故山西著名古琴家南林旺先生的深切怀念。先生仙风道骨、气质洒脱，尤其是他学琴、授琴、提倡三晋琴学、发展壮大元音琴社

之精神，特别令人钦佩。30年前，古琴在中国尚属罕见，习琴之人更是少之又少，南先生迢递千里，负笈江苏扬州，师事广陵派琴家梅曰强先生，其习琴精神令梅先生感动。2000年后，他师从山西古琴家李庆中学琴，正合李先生暮年唯望传法得人之心愿。2007年，南老师远走津门，又师从当代著名古琴家张子盛习琴。这样转益多师的经历使南老师的琴技逐步得到提升，演奏严谨而高雅，深具古贤气韵，最终将南音之婉秀娟丽与北音之清刚苍劲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古琴演奏风格。更难能可贵的是，南老师以谦诚、稳健、执着和务实的精神教授琴课，让每一位习琴者深结琴缘，品味琴之韵味、感受琴之文化。古琴的独特风韵和南老师绝俗的人格魅力感召着每一位学琴者，聆听他的演奏是一种享受、一种鼓励，更是感受一种深挚的情怀。而今，随着先生的长逝，往昔的一切美好，再难重现，留给大家的只有深深的怀念和浓浓的回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林旺老师在众多三晋琴人的大力协助下，于2009年注册成立了山西元音古琴研究院。2013年山西元音琴社正式复社，推举九十高龄的李庆中先生担任社长，南老师担任常务副社长，主持琴社日常事务。如今的元音琴社，社员已逾千人，曾多次参加省内外重要演出，还曾赴加拿大进行访问演出。尤其是最近两年，南老师全身心投入，一次次将山西古琴事业推向新的高潮。而今，让元音琴人不能忘记的是南老师为发展元音琴社和弘扬古琴文化所付出的心血，他留给元音琴人的是肩负发展古琴事业而不能懈怠的重任。诚祈《民国山西琴人传》在2016年元音琴社复社三周年演出之前出版，与广大琴人和读者们见面，这是慰藉九泉之下的南林旺先生的最好方式！

山西大学文学博士张德恒先生，属于80后，年轻有为、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熟读唐诗宋词，谙晓中国历史，做人谦诚、做事稳重，做学问高人一筹，尤以史事的考证见长，虽然求学的道路极其坎坷艰难，却能百折不挠矢志不渝，是当今社会难得的好青年，是不可多得的人文学者。正因如此，当他遇到专注琴学的南林旺先生后，便开始了研探民国山西琴人琴事的漫长征途。为撰此书，德恒先生花费了很

大气力收集、消化和研究有关资料，并努力提升自身的琴学修养，翻阅了大量的民国山西历史文献，销精铄胆、抛洒心血、戮力挖掘，为还原民国山西琴人事迹和风貌笔耕不辍，考出了民国山西琴人一百〇一位，撰成民国山西琴人小传二十六篇，基本复现了民国山西雅乐繁盛之景象，彰显了三晋深厚绵长的文化底蕴，为重塑山西文化形象做出一定贡献。

借此机会，略述我学琴的一些体会，希望古琴能被更多的国人了解。我与古琴结缘将近两年，而今不仅能弹奏几支曲子，还对古琴文化投注了浓重情感，生活中已经离不开古琴。我已年过半百，学琴之初基本没有乐理知识，甚至连古琴长什么样子都说不清楚，在友人的支持与鼓励下，聆听了南林旺老师的一堂课，那琴声、那氛围、那境界吸引了我……从此，我踏上了习琴之路并略有所悟：一是要发自内心的热爱古琴艺术，也就是说只要你喜欢就能成功，用一位古琴家的话说“学习古琴，喜欢就能学会，入迷就能学好，发疯才能学精；”二是要懂古琴，古琴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弹古琴不能仅在指头上下功夫，还要学习我国传统文化中涉及到的与古琴相关的历史、音律、美学、文学等很多很多内容；晋代陶渊明曾有过“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的名句，可做这一道理的注释。三是要有恒心，弹好古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坚持，每天认真学，认真坚持，等到完全学会一首曲子的时候，便增加了一份自信。在学琴的路上感受颇多，愿与大家分享：学习古琴，不仅可以练得一技之长，更重要的是可以陶冶情操，特别是在工作和生活压力大时，点一支香，弹一支琴曲，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浮戒躁，静心启智。学习古琴，还可以提升素养，因为古琴承载了诸多传统文化元素，学琴的同时可以领会意境深远的古典诗词、耐人寻味的历史典故，以及儒释道之文化精髓。从美学的角度，欣赏古琴曲重在余韵和弦外之音。即中国艺术的意境之美，如同水墨画，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无限的情怀，言有尽而意无穷。学习古琴，更有助于养生。左手“按弦”，右手“击弦”，可以使手指的末梢神经得到刺激，从而激发全身经络的活力，

古琴五音宫、商、角、徵、羽与天地中的阴阳五行、人体的五脏六腑一一对应。五音的和谐旋律有助于调节阴阳平衡，使气血和畅。正因如此，行进在习琴路上，我定会不懈地努力，以琴为友，以琴为荣，尽情地享受古琴给我带来的一切美好情趣。

为此书作序，最重要的宗旨在于弘扬和传承古琴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古琴艺术，位居“琴棋书画”四艺之首，始终占据着中国古典音乐艺术的最高点。前人云，“君子之座，必左琴而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因称古琴为“君子之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古琴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期古琴在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之下，崇尚“中正平和”，后来受到道家影响，表现为“清静恬淡”。禅宗思想产生后，开始出现“琴者，心也”的观念，强调以心控制法度，以法度控制声音。古琴包含了汉、唐、宋、元、明、清各代的乐曲，乐曲里能够清晰地呈现出不同时期的曲式结构和旋律的发展，承载着文化传承的重任，与中国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在古琴艺术中，审美追求和道德追求融为一体。这也就难怪世界为之惊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1月7日在其巴黎总部宣布了世界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的古琴艺术位列其中。古琴充满了文化气息，古人以古琴天籁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在其中获得浩然正气和充沛的力量，以古琴音乐作为整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使古琴文化不断发扬光大的内在动力。当今古琴文化的复兴，是民族文化复兴和民族精神崛起的表征，是传承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需要。因此，《民国山西琴人传》和广大读者见面，也必将为传承和弘扬古琴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积极作用。

赵雁萍

2015年11月24日于山西太原

目 录

I	序 一
III	序 二
001	前 言
010	杨时百 (1864—1931)
020	朱善元 (1868—1922)
030	张芹荪 (1869—1927 后)
038	杨友三 (1870 ? —1924 后)
048	赵炳麟 (1873—1927)
066	李官亭 (1876—1953 ?)
071	孙 森 (1878—1937 后)
082	虞和钦 (1879—1944)
094	顾卓群 (1881—1935)
100	招学庵 (1884—1965)
114	荣鸿胪 (1885—1966)
126	冯鹏翥 (1890—1944)
135	彭祉卿 (1891—1944)
150	沈伯重 (1899 前—1957 后)
158	顾梅羹 (1899—1990)
178	杨葆元 (1899—1961)
181	王聚魁 (1900 ? —1929 后)

183	郝效儒（1901—1941）
185	顾 藩（1902—1937 后）
187	程 宽（1903—1995）
200	高寿田（1907—1986）
202	程继元（1910—1944）
211	郭维芝（1911—1954）
217	李庆天（1918—1942）
221	李庆中（1924—健在）
232	民国山西琴人待访录
242	山西元音琴社述略
250	百年元音
252	元音琴人编年事辑
266	民国文献所载山西雅乐资料辑录
288	缘结千里 肝胆相照——古琴家王鹏入晋记
294	泠泠七弦意 绵绵家国情——古琴家张子盛先生访谈录
302	山西代县冯鹏翥将军故里考察记
310	主要征引及参考文献
313	跋 一
315	跋 二
319	附 记

前言

古琴的历史非常久远，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中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尧乃赐舜絺衣与琴，为筑仓廩，予牛羊。”由此可见，古琴匪特历史幽邃，且在上古之时，实为某种权力之象征。声音之道与政通，彼时也，做为主要乐器的古琴，实际承担着通天人、美教化、厚人伦、移风俗、理精神之作用。

在后世的文献中，古琴之与文人，正如宝剑之与侠客、香茗之与隐者、烈酒之与壮士，文人而无琴，即显得粗糙、不雅致。是以陶令不解音律，却蓄素琴一张；东坡不谙乐谱，终有七弦传世。倘无俞伯牙碎琴之举，谁谙知音之重？若无嵇中散临刑时那一曲绝响，魏晋风流又会减少多少历史的厚度、韧度？

近世以来，国步维艰，西学东侵，愈演愈烈，国将覆、本先颠，礼乐文化，实为华夏之本，西乐在晚清民国的泛滥，以至有志之士亦不得不承认“中乐是不行的，西乐已被肯定了”（蔡元培）、“古琴（只有）它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胡适）、“好的古琴曲（只）可以供作音乐学的资料”（赵元任）。但是几乎与此同时，古琴，却在中华琴人的竭力鼓扬下，实现了“中兴”。“琴学式微，亘两百载。晚近世变方亟，而琴运中兴。追踪继美，复有人在。岳云九疑树帜于燕京；南熏悒悒争长于湘楚；山之东西，既德音、元音一时有两；江之南北，又青溪、广陵、梅庵鼎峙而三。莫不扬风扪雅，含和吐芳”。^[1]应该说，古琴在民国危局中的“中兴”，是华夏琴人文化救国的一次尝试，是维系华夏道统于不坠的一次努力。而民国山西的提倡、振兴雅乐运动，尤为当时雅乐复兴、文化救国之一重大关目。

[1] 《今虞琴社社启》，原载《今虞琴刊》，民国二十六年五月今虞琴社编印，2006年12月20日，中央音乐学院“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编辑委员会承印，第218页。下文涉及此书，俱指此一版本，为清眉目，只注书名、页码。

一、民国山西振兴雅乐之背景、过程及意义

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波谲云诡的岁月。辛亥革命虽然一举推翻了爱新觉罗氏王朝，但骤然演变的历史进程并未给人们提供重建文化体系的充足时间。因此，在广大的知识界，人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呈现出很大差异。在诸种思想文化的震荡中，尤以中西文化的碰撞最为剧烈。而中西文化碰撞之极致则显现为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尤其是文化界引发了地震、海啸似的巨大效应，时至今日，我们仍习惯以新文化运动或五四运动来界划中国历史的近代和现代，而很少考虑、关注在“新文化”之外苦苦求索、挣扎的人群，很少去倾听、留意他们的心声。实际上，无论是晚清遗老在沪上的悲凉歌吟，抑或是1927年颐和园昆明池的鱼藻波寒，它们都在向我们传递这样一个信息：社会政治的急剧变化，并不代表文化的骤然变更。以突发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文化事件来生硬地切割文化思想的时限，于情理既不合，与事实亦有乖。

1920年，教育部颁布全国的国民学校废除“国文”和文言文教科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教材的命令。这似乎可以看做是新文化运动取得成功的一大标志。然而有趣的是，也正是在这一年仲春，山西太原元音琴社卓然而起。同年秋，以“共扶大雅之轮”为宗旨的全国性古琴雅集晨风庐琴会在上海召开。这几件事情之间说不上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细细寻绎，仍觉意味深长。

山西元音琴社成立于民国九年（1920）仲春，此既有琴社创始人之一的招鉴芬之文字记录，复有当年相关新闻报道相辅证。招鉴芬的记述载诸《今虞琴刊》，其文云：“友人巴陵张少阶，于庚申仲春由湘间关访余于山右。适余与李官亭、顾卓群、窦翘芝及孙净尘、异同昆仲，组设元音琴社”。（《今虞琴刊》第309页）文中“庚申”为1920年，这是关于山西元音琴社成立时间的最明确记载。元音琴社的另一创始人孙净尘在其《元音琴社回忆录》中亦云：“春回岁转，绿柳丝黄，南窗寄傲，风拂琴床。

回忆十六年前之今日，正太原元音琴社诞生之日也。”（《今虞琴刊》第21页）尽管未能写明琴社成立之具体年份，但是也将琴社成立之时指向春天，可见招鉴芬之记录正确无误。

另，孙净尘在《元音琴社回忆录》中说：“冠亭因集同好，聘顾君（按：指顾卓群）来晋，谋立琴社，提倡三晋琴学。复言之当道，以顾为琴社主讲，并担任自省堂鼓琴。”

（《今虞琴刊》第21页）据《来复报》第103号（1920年）所载《中国雅乐之昌明有望》之报道，当时顾卓群已入晋并任洗心社大自省堂鼓琴，唯报道中尚未言及元音琴社。同年《来复报》第130号载《元音琴社弹琴雅集纪盛》，其中报道了“元音琴社主讲顾卓群于庚申十月朔之五日（阳历十一月十四号）假山西陆军审判处东园地址，邀集同人，弹琴雅集”之事，可见当时太原元音琴社已然创立。这些记载、报道，均可辅证招鉴芬“于庚申仲春”“组设元音琴社”之记录。

山西元音琴社的创立在三晋雅乐历史上具有重大且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元音琴社的创立，为聚集全国雅乐名家提供了平台，为三晋雅乐之振兴奠定了初步的人才基础。次年，“当道（按：此指阎锡山）谋振兴雅乐”（孙净尘《元音琴社回忆录》），于是礼聘杨友三（树森）、彭祉卿（庆寿）、沈伯重（增厚）、顾梅羹（焘）四琴家入晋教导雅乐、传琴授学。四琴家入晋，大大充实、增强了元音琴社的阵容，同时育才馆开设雅乐班（亦名“雅乐科”），专门教授雅乐，杨友三任雅乐主任，彭祉卿等俱为教师。翌年，山西国民师范开设雅乐专修科，第一届即拟招收学员四十名，学制为一年（见《国民师校近闻种种》，载《来复报》，1922年，第208号，第6—7页）。1922年，第一批育才馆雅乐科学员考试毕业，为普及雅乐，馆长赵戴文将这些毕业生“委派于大自省堂十三名，国民师范十四名，阳曲县十四名，高等国民学校十四名，分任雅乐教授”^[2]。从所分配的毕业生人数来看，育才馆雅乐科一届至少招收学员五十五名。孙净尘在1922年9月10日元音

[2] 《来复报》，1922年，第208号，第6页。

琴社为欢迎古琴大家杨时百入晋传琴而举行的第三次大型琴会上的发言指出，杨彭沈顾入晋后，“琴社同人又多至数十倍，合男女两界学生计之，且将过百数”^[3]。由此推断，育才馆雅乐科学员大约半年毕业一期，因为彭杨沈顾四琴家入晋之时间在1921年秋末或冬初（参见本书彭、杨、沈、顾各传）。

孙净尘《元音琴社回忆录》云：“雅乐班三年有成，彭杨沈顾皆一时之英才，怀抱不凡，各有素志，正乐不过出其余绪耳，于是功成而去。”（《今虞琴刊》，第22页）既云“三年有成”，则育才馆雅乐科大约开办六期，以每期五十人计，则四琴家之育才馆授学为三晋培养雅乐人才当在三百人左右。再加上国民师范雅乐科招收的两届学员^[4]，则四琴家（国民师范雅乐专修科主要由顾梅羹主持教学）为山右作育琴学后劲近四百人。

作为一名有雄心的政治家，阎锡山大力提倡雅乐，努力培养琴学人才，绝不仅仅是为了在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之际戮力保存国粹，提倡、振兴雅乐的最主要目的在重修礼乐、淳化人心、陶淑性情，实现社会的和谐。

教育家王卓然在其《陪孟禄考察山西教育记》（1921）一文中记录了当年阎锡山对雅乐的痴迷神态以及卓越见解，为我们今天探论民国山西振兴雅乐之意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史料。现节录相关文字如下：

席散之后，阎请我们到督署隔院育才馆听中国古乐。按育才馆是阎督军特别办的学校，学生约三百余人，资格等于高等专门学校，专授普通法律，培植各县办理新政的人才。如各县署之科长、科员、登记员及新政调查员、劝导员等等。这作古乐的人就是育才馆的学生。乐器有古琴、古瑟、排箫、龙笛、凤箫、洞箫、笙、搏埙等物。两个学生用古琴合奏《平沙落雁》一阙。奏的时节，大家屏气细听，声调

[3] 《来复报》，1922年，第221号，第12页。

[4] 1922年，国民师范雅乐科拟招收学员四十名，依据见前；1924年，国师雅乐专修科毕业三十四人，此据《教育公报》，1924年，第11卷，第10期，第74—75页。

抑扬婉转，有时隐隐约约，有时惨惨凄凄，如怨如诉，好一个悲戚苍凉的曲。作完这个曲之后，又奏《普庵咒》一阙。正在奏曲的时候，阎锡山紧闭两眼，随琴调之抑扬，头上下转动。孟禄因说看督军这样喜好古乐，玩味音调的样子，很是富于修养。阎因对孟禄说，人的好战心，有这种乐可以克治之。孟禄答说，西国好战之民，正需要此种古乐。阎又说，古时孔子闻此乐“三月不知肉味”。听乐完后，大家合摄一影，以作纪念。我们乃兴辞而出。孟禄对于阎督，甚露赞美佩服之态度，并说中国各地督军如皆像阎督，中国不患不强^[5]。

这个生动、珍贵的情节，在阎锡山《督军在军署自省堂领省之讲话》中亦有记载：

近日美国教育家孟禄博士来晋会面间，余曾以过发达工商业为减杀人群吃饭之关系，而各国如仍趋于工商业之发达，将来为吃饭之战争，仍不能免。博士以各国现正极力于杀人，其如公意何。有何法停止其杀人力量乎？余答以中国文化。言中国之古乐，有停顿杀人力量之功效，并以孔子在齐闻《韶》之故事说之。博士云：“安得以中国之古乐遍闻于各国，则亦人类之幸也。”此段谈话虽近于谐，中国古乐，实有是效^[6]。

从中不难看出，阎锡山之提倡雅乐，实际有其现实的考虑，那就是希望以雅乐淳化人心，移风易俗，而这，将对纷争不已的社会局势有所改善。正是阎锡山的这一思想，使得民国山西的雅乐事业，无论从性质上、规模上，抑或是从参与人员之构成上看，都迥然与当时中国其他地域的雅乐活动不同。阎锡山治下的民国山西，被公认为模范省，应该说雅乐，尤其是古琴艺术，在其中起到极为重要之作用。

[5] 苏华、何元编，《民国山西读本·考察记》，三晋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第60-61页。

[6] 《来复报》，1921年，第180号，第15-17页，王殿锦笔记。

二、元音琴社——民国山西琴人之渊薮

言及民国山西雅乐、琴事，不能不说太原元音琴社。在民国山西雅乐振兴的过程中，元音琴社自始至终都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1920年仲春，孙森（净尘）、李德懋（官亭）、傅雯绮（侠仙）、顾萃（卓群）、招勋（鉴芬）、孙宝章（异同）、窦桂五（翘芝）等琴人在太原成立元音琴社，假体育会为社址，研习雅乐、戮力琴事。同年11月14日，元音琴社主讲顾卓群邀集同人在陆军审判处东园举行第一次古琴雅集，与会者凡十六人，会毕摄影留念。这次雅集活动在社会上反响不小，当年的《来复报》（第130号）将其列入“政教述闻”，对其进行详细报道。

元音琴社的成员多为当时山西政界、军界的高级官员。琴社创始人李德懋为阎锡山副官长，是阎之心腹爱将；孙森曾任稷山县县长，后改任特种刑事会审处处长；窦桂五，保定军校毕业，与傅作义、李服膺、李生达为同学，是“十三太保”之一，为阎锡山麾下大将。稍后加入琴社者，如荣鸿胪，保定军校第一期骑兵科毕业生，后任太原城防司令、警备司令；冯鹏翥，保定军校第二期炮兵科毕业生，后任晋绥军第九军军长；虞和钦，时任山西教育厅厅长；朱子钦，时任山西财政厅厅长；赵炳麟，时任山西实业厅厅长。可以说，民国山西元音琴社囊括了阎锡山麾下众多文武高官，他们加盟琴社，研习雅乐之事迹必然为阎锡山所关注，他们对雅乐、古琴的提倡、奖赞必然会影响到阎锡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1年，也就是元音琴社成立的第二年，阎锡山决心大力提倡、振兴雅乐。阎锡山政府对民国山西雅乐事业的推促，使山西的雅乐事业格局更为开张、意义更为重大。

与当时其他地域的琴社以及学校开设雅乐、古琴专业不同，由于阎锡山的提倡、干预，山西振兴雅乐的事业不仅仅立足于保存国粹、复兴国乐，而是提升到移风易俗、净化人心、陶冶性灵，最终实现社会和谐的高度。这应该说是民国山西雅乐振兴运

动的本质特征。而元音琴社的创立、元音琴人的活动，实际为阎锡山提倡、振兴雅乐提供了前期的准备，若无元音琴社，则阎锡山可能不会产生复兴礼乐以求和平之构想。因此可以说，元音琴社的创立、元音琴人的活动，实际为民国山西一系列雅乐运动之先声，为民国山西雅乐之提倡、振兴导夫先路，开疆拓土。

1921年7月3日，元音琴社在陆军审判处之东园举行第二次大型琴会，与会人数明显增多，琴社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翌年6月，顾卓群撰就《元音琴谱》，7月，时任山西实业厅长的赵炳麟为之作序，随后阎锡山为之刊行。顾梅羹则于1923年撰成《中国音乐史》、《乐器图考》，并与张芹荪、彭祉卿合作编撰《雅乐集》。这些专业的雅乐著作，为三晋琴学之发扬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同年9月10日，元音琴社在东园举行第三次大型古琴雅集，欢迎古琴大家九嶷山人杨时百入晋传琴，当时琴社成员较第一次多出数倍，达到民国山西元音琴社发展之顶峰。时人以为：“中国此时琴学之盛，当推晋阳。”^[7]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在彭杨沈顾入晋后，育才馆开设雅乐班，国民师范也在次年开设雅乐专修科，但是这两个机构与元音琴社，在主力琴人构成上实无分别，育才馆和国民师范的雅乐教员亦皆为元音琴社成员，正如查阜西所云：“太原的元音琴社还进入了育才馆和国民师范，把古琴和其他‘雅乐’列作课程。”^[8]他们培养的学员，则可视为元音琴人之弟子。由育才馆及国民师范毕业的雅乐科学员，有些被分配到山西各高校及中小学教授雅乐，他们的雅乐学生则可视为元音琴人的再传弟子。也就是说，元音琴社实为民国山西琴人之渊薮，正是由于元音琴社的创立，才有了民国山西雅乐之振兴。

民国时期为山西雅乐振兴起到关键作用、做出重大贡献的太原元音琴社雅韵绵长，逸响深远。2000年，元音琴人的再传弟子，其时年近八旬的山西琴家李庆中先

[7] 赵炳麟，《赵柏岩集》（下），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第344页。

[8] 黄旭东、伊鸿书、程源敏、查克承等编，《查阜西琴学文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524页。